



小满

■ 贵州贵阳 赵宽宏

又是小满。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因为我出身在农村，刻在我童年印象中的小满是这样的：田地里的麦子将熟未熟，而很多人家的粮囤早已见底，青黄不接，缺粮断炊，日子举步维艰，吃了上顿愁下顿，这时候往往以野菜充饥。

要命的是，吃不饱肚子，还得下体力干重活。谚曰：“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满，芒种不管”。小满时节，蓄水打田，小满一过，忙收忙栽，全是重体力活。

也有吃不消饿急了，会忍痛去薅些没成熟的麦子回来，在石臼里舂去芒壳煮了充饥。为什么说“忍痛”？麦子没成熟，籽不满粒不足，产量要打极大的折扣，这时收来吃了，能不心痛？

只有当“苦菜秀”够，“麦秋至”时，“一声戴胜蚕眠后，插遍新秧绿满田”了，人们才可以放开肚皮吃上几顿饱饭。

我们家因为我母亲“手把子”较紧，会过日子，一如古人所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饱时不忘饥，有粮时总是细水长流，不会海吃胡喝，因此时值小满春荒天，锅里总有几碗稀粥可喝。虽然那稀粥也是稀得可以当镜子照，但总比揭不开锅肚子里空空如也的日子要强。

我曾经非常困惑，为什么那时的农村，人们面朝黄土

背朝天，没日没夜拼死拼活地干，却就是连肚子都填不饱，而现在人们没见着怎么干，却一年到头吃不完？这大概与现在的种子优良、机械化程度高、科学种植有很大的关系吧。

小满时节，褪尽春装的夏已慢慢由浅及深，“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尽管还有各种不同的花卉接力展示芳容，但终归已是绿肥红瘦了。“我爱江南小满天，鲥鱼初上带冰鲜”，门前的桃树已经做果，圆圆的诱惑着馋嘴孩童们的想象……空气中弥漫着这个时节独有的清爽味道。

小满，道的虽是一个节气，但很多时候，这个词所揭示的，其实也是一个人人生的生活状态。仔细品味一下“小满”这个词，是那么温润明亮，那么洁净智慧，那么玲珑别致，真是可人。

“人生最好是小满，花未全开月未圆”，低调，谨慎，这才是境界。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中庸之道，忌讳一个满字。饭吃七分，酒至微醉，一如中国画的“留白”。林语堂在秋天看到云彩时曾说过：“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所谓的“空”，就是留白。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过犹不及，还是“小满”正妙啊。



军用水壶

■ 辽宁铁岭 王连军

1976年5月，我在部队军训期间，到河北平山县野营拉练，夜宿老家乡，早上吃完饭回来，发现我们班的水壶都盛满了开水。看着房东大婶，我们那个感动啊！我们出发时，全班列队，齐刷刷地向大婶敬礼，那只敬礼的手，久久没有放下。平山县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就有着拥军的光荣传统，他们把子弟兵当作自己的孩子，关怀备至。我们学校的王副校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这一带打游击，他说，这里的百姓胜似亲人。是的，这一壶装的不仅仅是开水，它装的是老区人民沉甸甸的爱呀！

军人在战场上最离不开三样东西，这就是性能卓越的钢枪、充足的弹药和装满水的军用水壶。枪弹能有效地杀伤敌人，水壶能提供生命之水，使军人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作为一名原铁道兵的汽车兵，每当我回忆驾驶“大解放”，奔驰在祖国大地上的时候，身边就离不开我那心爱的水壶。

那是1978年春节前，我奉命从科尔沁右翼中旗的驻地单车去通辽，全程400多公里。那时还没有像样的公路，很长时间都是在草原上行驶。可能临近春节，人们都在家猫冬，在草原深处，看不到一台汽车，我开着汽车就像茫茫大海里的一叶小舟，孤独地向通辽行进。行驶一百多公里时，我陷在公路低洼处的积雪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雪地垫上我心爱的皮大衣，才把车开出来。

此时，我又渴又饿，立即抱着我的水壶咕咚咕咚喝了起来，风卷残云似地吃掉了一包早上买的黑饼干。吃饱了，喝足了，继续前进。又跑了100多公里，我拿起水壶还想喝水，坏了，水壶的水不多了！我开始在公路两侧寻找村庄，又行驶了一个小时，哪有村落的影子啊！这时，天渐渐暗了下来，由于吃的是饼干，口渴难忍，怎么办？我的目光又回到水壶身上，有办法了，化雪！

我把水壶装满雪，固定在发动机进排气管上，用排气管的高热给水壶加温，等雪化了再往水壶里加雪，20分钟，我成功了，得到了大半壶水。我手捧着热乎乎的水壶，吸吮着它为我加工的救命水，顿时解除了疲惫，趁着月色，我顺利走出了没有人烟的草原。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把珍藏的水壶放在我的眼前，看着它略显斑驳的外表，那缺失的油漆哪里去了呢？一定遗留在青藏高原的路基上，留在了科尔沁大草原公路旁。再看那条背带，经过50年时光的磨砺，已经变成了淡淡的土黄色了。我不得把水壶捧在手上，默默地和它说，水壶啊，你跟随我风风雨雨几十年，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亲历了襄渝铁路、京通铁路、青藏铁路的建设，你为我提供了昆仑山的玉液，为我准备了大草原的甘泉，你使我永远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完成了祖国交给我的各项任务，你就是我真正的战友！

水壶啊，我们老了吗？不！我们不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果祖国再次召唤我，我将再次和你一起出征，为祖国赢得更大的胜利。

横山路边榴花红

■ 安徽明光 贡发芹

横山路是安徽省明光市新城区东部的一条新路，取名横山，是源于明光境内的大横山、小横山、横山乡（今明南办事处）。这里的横山不是陕西横山县境内的横山，不是分隔越南北部和中部的山脉横山，也不是国内其他地方的横山。

横山路是一条2015年底建成的双向6车道柏油马路，两边分别有3米宽的绿化带、5米宽的非机动车道和10多米宽的人行道。北至嘉山大道，南至城南大道，长2500余米。路两边绿化带2016年6月开始施工，分两个段落，北段嘉山大道至招信路，长约1300米，人行道中间植有行道树香樟、银杏，绿化带里石榴与棕榈间植，石榴树下绿屏为冬青、女贞、金边黄杨，日本珊瑚，棕榈树下绿屏为忍冬、海桐、红叶石楠、红花檵木。

石榴花开火样红，红在北段横山路，路西是梁郢安置小区、锦绣小区、城东农贸市场、预留的五星级酒店开发区，路东是龙泉安置小区、南翔凯旋门小区、城东公园、阳光学校、迎宾公园。北段横山路是明光东城一个人气较旺的区域，绿化树以石榴为主，旺上加旺，更是别有情趣。

石榴在江淮地区很常见，多栽植在庭院之中，便于管理，可以有效防止果子成熟后被路人随意采摘。野外种植作为一种产业最有名的是距明光80多公里外的淮河南边的怀远县，这里是著名的中国石榴之乡，“怀远石榴”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供职于该县财政局的本家贡家新老弟曾邀请我们全家前去采摘过那里的石榴，品种繁多，品味俱佳，新鲜别致，口感独特，真是名不虚传。

不过石榴原产于波斯（今伊朗、阿富汗等地）一带，位于古代丝绸之路上，那里有个安石国，生产石榴，故石榴又名安石榴。公元前二世纪才由出使西域的汉家使者张骞带回中国。晋代文学家张华《博物志》里有明确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唐代元稹《题石榴》诗二十曰：“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迢递河源边，因依汉使槎。”

印证了张华记载。据传，张骞得石榴种回来上供朝

廷，先在京城长安上林苑、骊山温泉宫种植。汉上林令虞渊曾追忆上林苑情景，栽植奇花异卉达3000株，内有“安石榴十株”。汉武帝一见倾心，遂命人移植于骊山温泉宫殿。自始，中华大地石榴栽培源远流长。

南北朝时，出现石榴诗、石榴裙。石榴逐渐成为吉祥物，逐渐为世人熟知，被当作“多子多福”的象征。唐代人喜爱石榴盛极一时，受石榴花启发做成的石榴裙是唐代年轻女子特别青睐的一种流行的服饰。这种裙子色如石榴之红，热烈奔放，不染其它颜色，妩媚的女子穿上它会更显青春勃发，俏丽动人，光彩夺目；穿上它会更有女人味，更有魅力，更吸引人；穿上它就会气质凸显，高贵优雅，超凡脱俗。有诗为证：“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万楚《五日观妓》），“莫恨红裙破，休嫌白屋低”（唐代韦庄《赠姬人》）。不仅如此，唐代已经流行结婚赠石榴的礼仪，“石榴仙子”的神话传说也不胫而走，人们对石榴的喜爱程度在不断加深。

2017年初夏，横山路上石榴花开红艳艳。持续了两三个月时间，我去观赏了好多次，有晚上散步顺便观赏，有节假日骑车专门观赏。我不同于陆游《初见石榴花》之感受：“吴中四月尚余寒，细雨霏霏怯倚阑。老子真成兴不浅，榴花折得一枝看。”我在横山路石榴开花不久就发现了，开始一次又一次观赏。石榴花开时由少而多，渐成满树火红色花朵，艳丽怒放，远看，好似一片火红灿烂的晚霞，热情高涨；近观，又像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炫丽耀眼；夜晚，在霓虹灯光的照耀下，与绿叶相映，羞羞答答，诗意朦胧，如烟如幻。似乎是无数个喇叭挂在枝条上鸣响，黄色的花蕊随风抖动，犹如无声的乐曲，只有用心才能聆听到。石榴的花蕾、花瓣附在树枝上非常牢固，不会凋零。每一朵石榴花从出现红色花蕾到果实成熟，自春徂夏，直至三秋，数月时间，一直挂在树上不曾跌落。就是说，观赏石榴时，无须担心她会“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诗意感受，没有落寞情绪，真乃雅趣无穷。

不过，我只是观赏了开始时节的石榴。观赏火红的石榴花时会有一种莫名的激动，无法用语言描摹出来。今年，横山路上的石榴已经第二年开花了，横山路上再次榴花红，我得细细观赏。